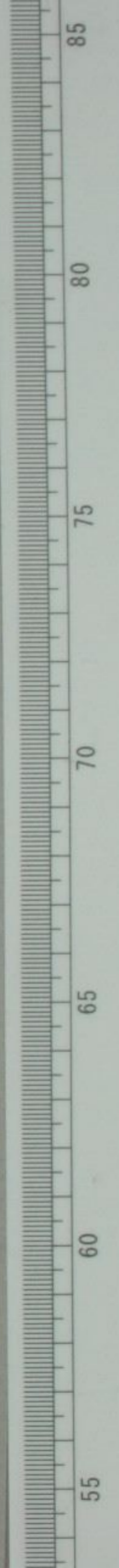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79



文庫 11
D 292
79

宋史卷三百十

列傳第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迪

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基孝壽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魯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為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

010190562471

兗州改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鐵判官東封
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當謫監海州
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詔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
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
制誥真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羣剽城邑
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
部勒驍銳士擒賊斬以徇代歸會喚廝囉叛帝憂關中
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
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
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亦忽傳詔對內東門

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
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
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
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
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
伐木除道卽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墍而已及
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
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
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遠辭州事
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喚廝囉欲入寇且關

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
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
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
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
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
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
久唘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
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
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唘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
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
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
矣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
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
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
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
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
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
郎冠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
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
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
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白卽日上體平朝
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
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旣貶謂寢擅權
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
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
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
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
事宰相無爲左丞者旣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
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
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
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
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
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
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卽位太
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
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
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祕書監知
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
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

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試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兖州欲行縣因

祠高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

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戶部尚書知兖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孝基孝稱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卽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二千人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卽位富弼薦其學行復舊職兼侍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

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賜穎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卽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王卽位未幾東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得爲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

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圯肅之謂

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今保鄣若是且柰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內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蔣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仕義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初卽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因以

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芟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儆盜竊
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
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權三司使又出爲永興軍青
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
行脩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
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
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叅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
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
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
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
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
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卽
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檢正中書刑
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
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
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
擢寶文閣待制爲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
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爲獄多引朝士

皆望風自折服承之爲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卽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未幾爲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部侍郎戶部侍郎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法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

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母過虞已而果然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掠城市及之督捕單騎與海語諭使歸命當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上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及之治其姦流數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召試除直秘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

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知汝陰雍丘縣通判開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閭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迺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忠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閑

十年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七夫夫美之以比二疏孝基爲人冲澹善養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呂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錄事成其獄徽宗卽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爲政以爲府推官遷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縱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卽訊至

蘇州窮治鑄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涼囚墮指脫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鍛鍊疑未就京猶嫌其緩召使還其後經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號亮二州坐守興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呂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爲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卽追掩繩之凡配隸四十人陰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纔出關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於是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孝壽雖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憐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明年以疾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已官通議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老之意詔特許之遂爲著令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有

囚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空進爲卿且數增秩擢工部戶部二侍郎爲開封尹陳羣之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蕤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寘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其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

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脩撰時瑞應杳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

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院三班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詔禁甲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

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
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
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
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
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
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旣而允恭坐誅
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會議謂初敗任
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
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
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
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王清
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卽召孫奭馮元勸
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
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
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權其利且
請隄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
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
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嘗怏怏不悅語

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曾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勗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又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文正曾資質端厚

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
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
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
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
啓視之皆它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爲篆其
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
曾始仁宗旣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
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尚書兵部郎中祕
閣校理致仕卒

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爲文召試直集賢院嘗論
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
常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三
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
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集五代事
爲唐餘錄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常少卿權
判大理寺迺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拜
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荆南盜張海縱掠襄鄧
至荆門子融閱州兵將迎擊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
知陝州徙河中府旣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
英宗卽位進兵部率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及請以字爲
名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
封府訴之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
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
陽節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
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展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
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與李防分
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

瑞奏羣臣伏閣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脩德應天而星
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
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
嘗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無事靈貺並至望以泰
山諸瑞圖寘玉清昭應宮其副藏秘閣陝西饑命按巡
之尋知鄧州會關右流傭至境知白旣發倉廩又募民
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
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爲引唐李嶠議
遷臺閣典藩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
固請知青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

劇邪宰臣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祿大夫復爲給事中判禮儀院曾罷還所辭官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旣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卽位進尚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

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脩身治家之道以反復陳之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爲罷上已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諡文節御史王嘉言知白守道狗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諡文正王曾曰文節夫諡矣遂不改知白九歲其父終邠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辯知白旣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旣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嘗過陝州與

通判孫何遇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略無所
遺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
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脩好未
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
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被亦不虞也
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後仕至尚書工部
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
郎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于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
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

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蕃府
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
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
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
州折寃獄知州王曙爲作辯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
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辯其誣抵告者
罪寧化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行覆王之守將不伏
訴之詔爲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
奏衍辯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
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

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遷爲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于民而用足還爲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積伏而不出冀其翔躡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嚴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旣視事卽敕史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

者爲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承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府遠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爲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書於朕每以一事不可告之而此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以爲當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爲衍衍曰中國王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美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

侍小人多不悅其塔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
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
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
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
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而
衍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弼富弼欲更
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旣出宣撫言者附會
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
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
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爲

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
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
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凡
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
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
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
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紉
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
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
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

子弩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厚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會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宋史卷三百一十終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

列傳第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綽公弼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

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爲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脩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爲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卽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脩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爲三司使

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爲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脩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旣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

年病寔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卽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
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
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
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愾急善知
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
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
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
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爲朝
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
知州夏竦以爲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
奎薦爲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脩天聖編敕爲
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
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
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迺復借之數日而覆罷樞密掌機
命及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
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寔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柱侍
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殿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
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
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

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疆者
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
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
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辯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
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
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府判官尚美
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
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
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宮禁
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

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
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爲侍御史改刑部
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
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府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
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鞫黃德和獄未
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
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
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
乘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脩德弭災
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

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資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於谷旁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亂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爲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旣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脩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質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

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
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爲樞密副使籍
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
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
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爲昭文館大學士出
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
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
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
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
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
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爲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
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
姊家親給爲淵白籍迺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
開封府捕清貺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
清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
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
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子其言甚切
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
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

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
穎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
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諡莊敏籍曉律令長於
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
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
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疆叛
詔轉運使王邁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邁
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已任誘珍州駱文
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肯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
生事詭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
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
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
幾其曾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
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享州使恭孫進築之言
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
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恩州進學士前後在西
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
餉爲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

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爲京西轉運副使陞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熹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或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隄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選尚書禮

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在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懼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

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卜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負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灰寺丞眞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二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

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卽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幾召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羣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戶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

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鄆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旣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
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
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
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
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
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
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
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
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擢提點兩浙刑

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
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
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
卒番送眞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
賀旣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
脩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
上寇準判永興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
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從之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
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
爲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
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卽位
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
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
之方中眞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
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
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
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脩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王清昭應宮災太后
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
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
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脩
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
容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
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
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
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

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脩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旣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卽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

太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調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摧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韜鄉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

帝頸帝以瓜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
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
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
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
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
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
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
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
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
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
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
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
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
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
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脩洛陽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
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
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
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
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

詔給扶母拜乃授司徒監脩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緡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而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激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爲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爲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

復爲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
父老口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
蕪穢公綽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
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
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爲優人戲公綽
執不可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
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
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
員外郎爲史館脩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
脩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爲脩撰服除復同判太
常寺兼提舉脩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
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迺薦或後時陳
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
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課獻與俯玉帛
尊彝菁菹醢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
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疊五齊三酒
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
疊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
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
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諡諸后皆繫祖宗諡而真

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諡真宗諡章聖而
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龍圖閣
直學士集賢殿脩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
安遠若古渭州諸羗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
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爲廣鄰郤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
諭諸砦戶爲三等凡十下爲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
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
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
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
士趙清旣受賂杖舂道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
杖殺清旣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旣
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
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
卽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
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
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
寶元慶曆以來宿師備邊旣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
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寔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
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

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

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柰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

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嫌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偏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爲刺員者今故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旣使去本土又削其廩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爲之柰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旣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轉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堽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兩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師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

不肯行公弼聞命卽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
旣赴鎮羌董氊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曰蕃臣安得妄
稱敕董氊懼自是不復敢纔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
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
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
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逐之遭
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
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
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

便久不決命公孺往與郭達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
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徒知渭州再徙鄆州坐
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
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
思歸奮斧鉞排闥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
出兵擁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卽乘馬東去
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
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
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
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

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
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
圖閣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
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設毀其角法當徒公
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
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
狎至柰何顯相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以病提
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
合嘗獲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遜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

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鄆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
使檄移士遜治鄆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
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
襄陽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
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
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
一舍士遜徹蓋雨露足始歸改祕書丞監折中倉廩御
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
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
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

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郤帝獨用士遜再遷
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
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卽計餘以貸
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
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
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前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
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
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
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
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
直學士判集賢院旣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
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
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
內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
之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
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
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
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
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是歲
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

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翊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

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檢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獄旣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狗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

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
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迺
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太朝會綴中書
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
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
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
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其墓
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
姑孝謹姑亡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
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

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姦
僞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
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籍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
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爲御史楊偕
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爲丞士遜
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
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負後編三館書籍遷祕閣校理
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
制罷歸後除史館脩撰御史何鄭言史館脩撰故事皆
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脩撰以天章閣待制

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迺賜金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官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爲資善錄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許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韓琦

子忠彥

曾公亮

子孝寬 孝藹

孝廣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

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叅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會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會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

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公。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

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管洛邑。繼又陳揀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

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鄜延城障。湏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戢守爲實務。請結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口。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辦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徂平具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賙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曰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脩廟。

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定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封儀國公。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乞鎮尤懇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會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

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自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其爲讒間兩官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

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
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竇元康定
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
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
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
安社稷帝頷之卽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
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
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
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
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倣擾
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
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
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
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
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
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賊旣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
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

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又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北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躬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爲陛

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
以輟筭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
取錢迫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
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
怨於剛賦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
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
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
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
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以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
諛進用忠良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
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
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
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
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
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
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
尚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
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

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祕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旣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王使其臣王言數燕于館。言數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旣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

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慈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涅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皇部。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

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脩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脩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殊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

謁。公亮撥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廖耳。索之果然。復爲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疆。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疆。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

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
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
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柰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
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卽位。加中書侍郎。
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
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
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卽就
席。神宗卽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
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
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
先是慶卒叛。旣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閭
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
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
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
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
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
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
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方厚莊重。
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
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

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
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
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
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
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
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
脩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爲
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榜十七縣揭賞
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人知審官東
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
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
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
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
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
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
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柅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亡乃
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
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

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
流紆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
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
勢也卽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
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擢戶部侍
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
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
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
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
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蒞官以
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
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埭以便漕運商賈旣成
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爲
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
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
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爲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
張商英善以集賢殿脩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
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
接不可成旣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

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旣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

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收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愚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

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闇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旣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

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卽求

辭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克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克作大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脩爲之請仇家譖脩以爲黨宿詔出脩同州克言脩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

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是脩復留而克改知太常禮院
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
令同僚知克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
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
運使英宗立數問克所在會入覲語其為吳王宮教授
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
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
沒或藁殞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為令河
北水災地震為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克子安
持其婿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
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克請
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
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克言不用八年進檢
校太傅樞密使克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
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
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克欲有所變革乞
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
數十人光亦以克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
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
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茲矣今日救天下

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代之謀而欲期
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麩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
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
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泊相
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
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爲所誑安南師出
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復置獄
充旣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癰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
三月與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官使踰月卒
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正憲充內行脩飭事兄甚
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
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
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
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持爲都
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
侔官皆員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會祖永事太宗爲右
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民皆
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

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歲奇警出
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
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
有大校嫚不謹梓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
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脩起居注接伴契
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
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爲賀正旦使進知制誥
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
士兼侍講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
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
改溫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
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
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
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
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爲序以所御
筆墨殘碗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誅
貴幼不誅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
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
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

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
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
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藻珠殿傳詔令兼端明
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
翰墨間二府員缺卽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
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卽位遷學士承
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
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
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以祭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
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
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
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
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
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
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
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
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朝五
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諡曰文公賜壽昌甲第珪以文

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首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刑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子籍徽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申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陰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脩太宗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黥闇但當致飾耳榱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圖中遣書

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惠人嬰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割牛革爲盾形柔之湯土每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傲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道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爲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

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眾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
宗旦子曰新謂之曰汝父內爲交趾所仇外爲邊將希
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
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
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
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
無子父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
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爲神明監
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
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
以盛滿爲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
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
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
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
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
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
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脩起居注
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

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節厨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言官卽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抹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終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列傳第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列傳

一

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鈴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鈴轄弼言用守斌既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養真之讎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脩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

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
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
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
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
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
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
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
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

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
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
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
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
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
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
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
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

宋史卷三百十三 列傳 三
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
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
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
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
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
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
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
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
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
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
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
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
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
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
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瞞時入見易書而
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

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悔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

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

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

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
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
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
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
脫者卽自劾顛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
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
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
於朝帝微規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
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帝弗豫大臣
不得見中外憂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禱事止
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
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
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
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
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
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
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

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
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
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
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
得失所致者弼聞而驚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
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
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
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
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
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
外之謗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
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
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
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
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石用事
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

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彌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

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墨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遽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

習成敝風忠詞謹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願求
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
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
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
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
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侷星
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紓懷之臣之所陳
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
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
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

彌性至孝恭儉好脩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
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
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
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
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
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
中章惇執政謂彌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
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彌薨兩女與婿及甥皆

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鞏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納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

陳先退整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之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

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嘗擊毬鈴轄解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具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

上變不使入明且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
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
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
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
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滌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
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
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
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
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
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
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
言也何得輕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
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
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
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
遣司天官定六滌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
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
至六滌恐治前罪更言六滌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
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
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
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
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
父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
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
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
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
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
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彌亦以憂去彥博旣服
闋復以故官判河南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
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
協贊之力臣何方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
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
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
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
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
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
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
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

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
人寬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
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
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
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
可若萬事慕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
附安石據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
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
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
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

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
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
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
以鐵籠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
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
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
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
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
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
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

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
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
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
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
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
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
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
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
嘉祐之未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
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書
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
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
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
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宜仁居將用爲三省長官
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
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
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
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
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
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

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
此路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旣歸洛西
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
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甚極富而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
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
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
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

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佈笑城中洛人頗患
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甘故惟簡以聞詔令
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
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
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
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寺祿少卿彥博再致仕
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
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
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
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心大計功成退居心儉人無忌善類心既愆我尚有之心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豈不信然哉

宋史卷三百一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列傳第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范仲淹子純祐

純禮

范純仁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

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
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
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
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
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
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
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
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
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
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
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
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脩寺
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
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
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
外母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

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
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
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
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
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採蔽十事會
郭皇后廢幸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
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
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
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
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
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
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
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
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
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
論也仲淹廼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
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

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
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
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
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
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
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
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
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
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
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
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武寧閣待制知永興軍
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
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
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
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
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領
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鉞淹曰將不擇人以
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
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
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

與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
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
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
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
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脩師
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羗
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
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
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
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
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
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
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
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
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
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
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羗爲助而
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
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爲
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

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羗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羗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

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乃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
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
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
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
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
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陞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
請罷糊名法叅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
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
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
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
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
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
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
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
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
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
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七曰脩武備約府兵

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
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
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
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
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
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
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
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
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
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
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
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
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
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
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
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
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
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
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
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

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
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
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
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大
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
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
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
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前仲淹爲河
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
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脩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
蠲其稅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
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廼以爲資政殿學士陝
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
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
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
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
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聞旣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
問其家旣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
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

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
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
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
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羗曾數
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
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
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惠之純祐尚
素冠黻白入一嘉祥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
敢犯自是燕齊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

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才否出是
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
偏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
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
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
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解去從
仲淹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
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
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彝叟以父仲淹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

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詞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中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林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卽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

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
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
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
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鞠享澤村
民謀逾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
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
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
曰正欲外問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拜禮部尚書權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

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
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
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
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
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
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而謾邪
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
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
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

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汨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眞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眞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張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駮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儒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

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卧其麾下皆憤
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
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
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
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
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
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
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卽奏本路得錢誠爲利
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
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
洵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
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
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
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
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
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
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
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脩明戰守救
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

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橋
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
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
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
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
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
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
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
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
入都會赦復領祠文之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黨
禁解復徹缺閣待制文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
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
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
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
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
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
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爲
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
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

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

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爲哉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生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

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明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旣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踈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

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
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
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
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
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
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
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効桑羊均
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措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
國強兵之術啓迺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
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
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
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
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
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
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
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
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
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
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
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

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摺撫私
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輒揚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
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
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
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關入對神宗曰卿
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
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
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
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
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願不肯爲朕悉
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
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
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
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
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
監司窮治廼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
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
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
斤環州种古執熟羗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
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

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卽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叅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筵幾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斃其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

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
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
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
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
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
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行之有司立文大深四方
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
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
純仁薦爲永興軍路幹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
純仁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肯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世

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
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
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
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
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
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
仁在位務以博太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
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
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
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

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逾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

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
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
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旣惡其異我則
迨耳之言難至旣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
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
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
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
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
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
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
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
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大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
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
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
純仁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
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
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
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
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
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

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

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日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

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大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旣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勞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

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
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
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
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
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
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
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
趙彥若也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
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
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

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
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
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旣至永韓維責均
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
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
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
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卽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

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大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服改服色制醫官督章服令以冠被

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

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

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友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撒去之正平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

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
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
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掾蔡確
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
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
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